

靈與力 *Spirit and Power*

讀施力仁的犀牛雕塑 *Shih Li-Jen's Rhino Sculptures*

文 | 彭鋒 (中國著名策展人)

圖 | 現代畫廊



01

在北京市東北五環邊上一號地國際藝術區的鑄造美術館，看到施力仁的超大型金鋼犀牛銅雕，著實為眼前的景象所震懾。銅雕長近九公尺，巨大的體量、堅硬的質感、純然的色澤，給人以毋庸置疑的壓力。我們無法與高聳的《金鋼犀牛》對視，只能臣服在它的腿下。然而，龐大的金鋼犀牛，並沒有讓我恐懼。相反，它吸引我不斷靠近，欣賞它的細節。超大的《金鋼犀牛》並不猙獰，相反充滿了慈祥。

心有靈「犀」

施力仁是台中現代畫廊和北京鑄造美術館的創始人，從事藝術經營和管理長達 30 餘年，代理過羅丹 (Auguste Rodin)、塞薩 (César Baldaccini)、伊其理 (Philippe Hiquily)、阿曼 (Arman)、馬東 (Charles Matton)、朱德群、劉國松等國際著名藝術家的作品，策劃過中法文化交流項目「印象·法蘭西特展」和羅丹雕塑展「地獄門

vs. 愛」等影響廣泛的展覽。但是，由於天性使然，他自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藝術創作。儘管施力仁沒有接受系統的學院教育，但是跟眾多藝術大師的密切交往，讓他耳濡目染，洞識藝術的奧秘。十多年前，他開始以犀牛為題材的雕塑創作，經過不懈的實驗和探索，設計和創作數以百計的作品，最終在巨大的《金鋼犀牛》中達到高峰。

施力仁為什麼對犀牛情有獨鍾？莫非他是一名環保人士，對瀕於滅絕的犀牛充滿憐惜？或者他是一個返老還童的潮人，對「戀愛的犀牛」感同身受？我們不排除有這些方面的可能。但是，有一個因素是我們絕對不能忽略的，那就是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追溯和嚮往。施力仁出入世界各地的博物館，常為古代中國人創造的燦爛文明所震撼，對於遺存下來的各種藝術珍品瞭若指掌，尤其醉心於古老的青銅雕塑，其中對犀尊偏愛有加。在青銅器的譜系中，犀尊具有極高的地位。犀和象一樣，在當時被認為是神獸，具有現實和想像的成分。韓非子在解釋象的時候曾經

01 施力仁 | 金鋼犀牛 銅雕 888x220x458cm 2014



02

說：「人希見生象也，而得死象之骨，按其圖以想其生也，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，皆謂之象也。」由此可見，象就既包含現實的大象，又包含超現實的想像。與象一樣，犀同屬於熱帶生物，在中原人心目中也屬於稀罕之物。於是，人們在稀罕的犀牛身上，也寄託了無限的遐想。不過，犀所具有的超現實成分，比象更為飄渺和靈異。與象用視覺形象來連接現實與超現實不同，犀用的是心靈感應。儘管視覺已經是最高級別的感覺，但是與心靈相比，它還是過於實在，而不夠空靈。人們更多地借助想像來認識，但是靈犀是用來進行跨越時空的情感共鳴。鑒於犀和象具有超現實的成分，古人在鑄造它們的時候也沒有採取寫實的方法，而更多的採用象徵的方法。儘管我們今天對於它們所象徵的內容已經不甚瞭解，但是對於象徵語言的感受依然如故。不難想像，如果面前是一隻如此龐大的真實犀牛，我們會有多麼的恐懼！

融合古今

施力仁採取象徵的雕塑語言，目的是在傳達犀背後的文化內涵，而不是給我們鑄造一隻真實的犀牛。儘管今天已經有 3D 印製技術，可以完美地複製對象，施力仁棄之不用，轉向古代雕塑尋求啟迪，這與他的文化追求密切相關。事實上，施力仁的這種文化追求，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明確的，今天看上去駕輕就熟《金鋼犀牛》，是長期探索和積累的結果。在施力仁的工作室，我們看到他早期以土狗為題材的雕塑，採用了寫實的手法。在 2006 年創作的小犀牛中，微妙的人性化語言尚不明顯。2008 年創作的《牛氣沖天》，仍然採取了寫實的方法，不過局部已經採用標誌性的象徵語言，比如在犀牛角上刻上大拇指的紋樣，表達一枝獨秀正面的肯定力量。2010 年的《奔向勝利》，開始採用高度符號化的鉚釘；2010 年的《犀牛老媽》，象徵著人性本善的慈祥溫馨，代表著大地之母；2011 年的

02 北京鑄造美術館展場。



03

《金鋼犀牛》，堅挺的鈦金屬犀牛角指向天際，背部如麒麟山的高峰，尾巴已經變成了金剛杵，象徵無堅不摧的智慧和力量；2012年創作的《金鋼犀牛》已經完成了語言的全部符號化，整個犀牛造型強化了金屬切割的線條和塊面的力量，由動物犀牛向變形金鋼演變的趨勢。由寫實向象徵的發展，一方面與文化追求有關，另一方面與時代氣息相連。與兩千多年前的農耕文化不同，今天人類已經進入了高度發達的工業文化或者後工業文化，即使像銅和鋼這樣堅硬的金屬，也可以完全處於我們掌控之中，可以按照我們的意志任意賦予它形狀。《金鋼犀牛》，在保留中國青銅雕塑古老的氣息之外，成功地融入了當代動漫文化，真正做到了融古納今。《金鋼犀牛》成了施力仁十幾年來雕塑探索中的標誌性成果，在創作觀念上擺脫了寫實雕塑的影響，以正氣和力量的傳達為主要目的。與此相應，犀牛形象做了重大調整，造型更加概括簡練，以配合觀念表達的需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為了獲得最好的材質和鑄造技術，施力仁自己投資一個鑄造廠，採用上好的金屬板材，並摸索了一套獨特的鑄造工藝。由此可見，昂然屹立的

03 施力仁 | 金鋼犀牛 銅雕 27x13x5.5cm 2012

《金鋼犀牛》並不是一蹴而就。不過，完成了觀念、造型和技術等諸方面的轉變之後，施力仁的創作就變得更加自由和自信了，創造出了具有鮮明個人風格的犀牛形象，我們可以稱之為施氏犀牛。《哈雷金鋼》、《金鋼獸首》、《銅牆鐵壁》、《金鋼再現》等作品中，將施氏犀牛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在《犀牛鏢》、《香檳金鋼犀牛》、《犀利元寶》等作品中，又融入了一些人性化的元素，在突出力量的同時又平添了幾分幽默和溫情。如果說華爾街的蠻牛追求經濟上的力大無窮，《金鋼犀牛》則象徵嘉瑞之兆的仁獸麒麟，熔古鑄今，以最古老的生命表現出東方獨到的精神氣質和內在意涵，成就自然、人文、科學的宏觀，博大精深。

牛氣沖天

總之，施力仁完成了動物犀牛向文化犀牛和藝術犀牛的轉換，從而將我們內心的恐懼轉變成了一種積極的肯定力量。這種力量通過巨大的體積和更大的重量而得到了強化。古人崇拜犀牛，除了它象徵一種虛無飄渺的靈異感動



04

之外，它還體現一種執著的力量，一種近乎執拗的蠻力。施力仁如此熱衷於犀牛雕塑，十年如一日，樂此不疲，他自己的身上就體現了這種蠻力。只不過他把自身長時間的堅持力量，轉換成了犀牛大空間的把持力量。再加上他特有的幽默和溫情，力量由外露轉向內斂，整個作品顯得大氣而厚重。

於是，我們可以看到施力仁《金鋼犀牛》的雙重象徵指向：一方面是借助靈犀走向超越時空的心靈溝通，這種心靈溝通實際上就是不可阻擋的大愛。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李商隱的名句，但是真正能夠在現實中實施和寄託這種愛情的人並不多見。施力仁的《金鋼犀牛》，將這種隱蔽和飄渺的愛情放大了，讓我們在面對它時再也無法做到無動於衷。另一方面是借助體積指向不可撼動的蠻力。如果說牛已經是蠻力的象徵，那麼在犀牛面前它只能自嘆是小巫見大巫了。在體積和重量上都數倍於真實犀牛的《金鋼犀牛》，又讓真正的犀牛自嘆不如。

在施力仁的犀牛雕塑中，這兩方面的象徵指向以虛實相生的方式完美的結合在一起。愛是虛的一面，力是實的一面。愛讓力變得更加深邃，力讓愛變得更加博大。我想這就是我在《金鋼犀牛》面前並不感到恐懼的原因，因為透過它我看到的不再是犀牛，也不再是金鋼，而是深沉的力量和博大的愛情。古人云：文如其人，其實，不僅文如其人，任何事情只要我們專注於它就會列印自己的烙印。不僅如此，我甚至有點迷信文如其名。人的名字有可能包含性格和事業的暗示。施力仁雕塑中所蘊含的力與愛，或許早就由他的名字「力仁」給註定了。

當代藝術以批評性著稱，甚至充斥著頹廢和崎嶇的負能量，與傳達正能量的古典藝術相對立。施力仁的犀牛系列雕塑傳達的是正能量，但又擺脫了古典藝術的呆板和正經，具有明顯的當代特徵。由此可見，當代藝術。（2014年8月21日於北京大學蔚秀園）

04 施力仁 | 金鋼獸首（勻淨湖莊園）銅雕 80x36x74cm 2013